

蒋心海 著

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



圆月耀天心

李叔同

李叔同



圆月耀天心

李叔同

蒋心海 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书 名 圆月耀天心·李叔同

著 者 蒋心海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4 开(880×1230 毫米)

2.5 印张 22 幅图 55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298-3/K·82

定 价 5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一 红尘
 - 1 少年
 - 9 海上
- 二 艺海
 - 26 诗与乐
 - 32 画与戏
 - 44 《太平洋画报》
- 三 执教
 - 49 严师
 - 57 传道与授业
 - 65 湖光山色伴歌声
- 四 皈依
 - 73 断食

79	走向佛门
85	出家
五	佛心
97	苦修
112	慈心即佛
120	闽南弘律
128	高标矗晚节

一 红 尘

少 年

1880年10月23日，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富有的大家庭里。他的父亲李筱楼是清代道光举人，同治进士，曾任清代吏部主事，后来改营盐业，广有资财。筱楼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文锦，系嫡出；次子文熙，字桐冈，长叔同12岁，因其年幼羸弱，恐其不寿，就又纳王氏为侧室而生叔同。

叔同行三，幼名成蹊，取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之意；学名文涛，字叔同。叔同出生时，他的父亲已68岁，母亲只有20岁。

父亲李筱楼好性理之学，晚年笃信佛教，禀性仁慈，乐善好施，曾设立义塾，施舍衣食棺木，津人称之为李善人。

对于父亲的这些善举懿行，叔同懂事后渐渐地

听到。有时，他瞩望着客厅上方父亲手书的“存朴堂”匾额，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敬意。

叔同5岁时，父亲患了严重的痢疾，临终时，家里请来一班高僧，为他念诵《金刚经》。父亲闭目凝神，安详地躺在病榻上，静静地聆听着经声，安然而逝。

父亲去逝后，在家停灵七天，每天都有一班或几班僧人前来诵经，天真未凿的叔同，并未感到怎样的悲痛，反觉僧人的举动可爱可敬。以后，叔同时常和侄子们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，在屋里或炕上学和尚念经。叔同扮做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，其他孩子在下首当小和尚，听从调遣。

自父亲死后，叔同时常和出家人见面，时常看见出家人到他家里念经及拜忏。叔同八九岁时，早寡的大侄媳经常到无量庵去学念《大悲咒》、《往生咒》，叔同觉得有趣，就时常跟了去，站在一旁听他们念经，不用多久，就能朗朗成诵。如此以来，叔同对佛教渐渐地有了兴趣。十二三岁时，他还学着放焰口。焰口是佛教密宗的一种施食忏法，多举行于夜间。一般信徒如举行佛事一日或三日，最后夜间必举行施食法，谓之“放焰口”，通称为“瑜

伽焰口”。其仪式中居上座者，头戴毗卢帽，据《瑜伽焰口》唱以梵腔，默作观想，有时手振铜铃以示起讫；双手十指时作种种姿式，标示诸佛内证之德；其下两侧为4人或6人，外加司报钟鼓一人，谓之“一台焰口”。叔同的这些模仿，也许只是出于年少的好奇，对于佛教的堂奥也不可能有怎样深的了解，但这对他将来的出家是有影响的。

叔同虽然降生在一个富有的大家族里，但日子过得并不怎么舒心。母亲的地位其实只是一个小妾。父亲死后，家族内的诸多事情更趋复杂，母子俩时常受到明暗的歧视和排挤，处境越发艰难。叔同虽小，但对他和母亲的处境是能感觉得到的。叔同的乳母，能背诵《名贤集》，闲暇时，就教叔同背诵里面的诗句：“高头白马万两金，不是亲来强求亲。一朝马死黄金尽，亲者如同陌路人。”从这样的词句里，叔同读出了世间的炎凉。15岁时，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人生犹似西山月，富贵终如瓦上霜。”此时的叔同，对社会和人生有了自己的思考。

不幸的身世和处境激起了他的不平之心。他不喜欢那些道貌岸然的老道学，看不惯那些在上骄、

在下谄的人，对有些人“待人接物，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”，更是心中愤愤。他反其道而行之，“遇贫贱者敬之，富贵者轻之”，甚而认为那些丧失了人类良知和情感的人，还不如猫狗来的真实和可爱。他蓄养了一大群猫，一有闲暇就和它们厮磨在一起，而他的不平之心，也越来越偏于激烈，常常是敬猫如敬人，见人反而不致敬。有人说他疯疯癫癫，他也毫不在乎，直到10多年后他到东京留学时，仍未改其奇特的个性。有一次忽然从日本拍来一封家电，询问他蓄养的那些猫是否平安。

叔同自6岁起读书，在兄长的严督下，读《玉历钞传》、《百孝图》、《返性篇》、《文选》等；八九岁时又从常云庄读《孝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古文观止》之类；12岁接触训诂之学，读《尔雅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。叔同在读书之外，还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词，又从唐敬严学篆隶及刻石；对于街坊的管笛、平词、皮簧等，也有着极浓的兴趣，为他后来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对科举功名，叔同是甚为热中的。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，作为庶出，他更希望能继承光大其门

楣，成就一番事业，这大概也是母亲的愿望。叔同17岁时，得到了一本“桓麓书院”教谕对诸生《临别赠言》的传本，赠言写到：

读书之士，立品为先。养品之法，惟终身手不释卷。……诵诗读书，论世尚友，是士人绝大要着。持躬涉世，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，瓣香奉之，以为终身言行之准。……古文则须于唐宋八家中师事一家，而辅之以历代作者；时文则须于国初诸老中师事一家，辅之以名选名稿。小楷则须于唐贤中师事一家，而纵横于晋隋之间。……天分绝伦者无书不读，过目不忘。此才诚旷代难逢。至于中人之资，纵不能博览兼收，而四部之中，亦有万不可不讲者。……制艺之道，方望溪以“清真雅正”为主，此说诚不可易。……自来主司取士，无人不执中异不中同之说，习举业者，不可不知。……应试之文，必有二三石破天惊处，以醒阅者之目，又须无懈可击，以免主司之

吹求。……小楷是读书人末技，然世之有识者，往往因人之书法卜其终身。其秀挺者，必为英发之才。其腴润者，必为富厚之器。至于干枯了草，必终老无成。大福泽既不可期，小成就亦终无望。况善书之士，大之可以掇词科，小之可以夺优拔。要皆仕进之阶。有志者诚不可以忽也。

叔同将其抄写下来，奉为读书圭臬，作为终身言行的准则。

叔同之于学业，虽孜孜矻矻，但屡次科考，都未获成功，23岁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，还去浙江参加乡试。

19世纪的最后几年，洋务运动的强国梦虽然在甲午海战的炮声中灰飞烟灭，但这隆隆的炮声也震醒了国人。一时间，风气大开，外面世界的气息，如一股强大的气旋，撕破厚重的大幕，吹了进来，新式的学堂，持各种主张的学会，不断涌现。叔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新鲜的气息。1896年，他在给李家帐房先生的信中写到：

……今有信将各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，归于洋务书院。照此情形，文章虽好，亦不足以制胜也。昨朱莲溪兄来舍，言有切时事，作诗一首云：

“天子重红毛，洋文教尔曹。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糟。”

此四句诗，可发一笑。弟拟过五月节以后，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君，教弟念算术，学洋文。

这一年，叔同 17 岁，在吸纳新知的同时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的心目中也渐渐地占据了重要位置。翌年，叔同与俞氏结婚。婚后，以童生的资格应天津县儒学考试。考题是写两篇时文，其一为《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》，其二为《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》。叔同的答卷，前者慨叹国家之无人才，揭露清末外交界的黑幕，及外交官的不学无术与无耻；后者主张中国欲富强应开矿产，认为“今天下之美利，莫外于矿产，而中国之矿产，尤盛于他国。”并主张设立矿学会，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，学习数年，学成回国，再议开采。最后提

出土以“器识为先，文艺为后”的观点。透过这两篇文章，可以看出一个踌躇满志的博学少年的识见。

几乎就在叔同指陈时弊，放言强国之道的同时，一场持续百日的维新运动也拉开了序幕。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梁的主张，从4月23日起，颁发了一连串严厉的诏令，实行变法。叔同深深地懂得，“老大中华，非变法无以自存。”他为变法的终于实行而欢欣鼓舞，为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主张而拍手称好。他曾刻下一枚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的印章，以明心迹。

变法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的官员士大夫阶层，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，惊恐失措，骇叫奔走，乱作一团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。在“宁可亡国，不可变法”的叫嚣声中，戊戌政变爆发，光绪皇帝被囚，康梁亡命海外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。一时间，黑云压城，血腥刺鼻。叔同在失望之余，知道北方的事情已无可为，他决定离开北方，同时也想离开天津这个令人窒息的大家族，到南方去扎根立业。不久，19岁的叔同携着奉母，南迁上海，开始了他绚烂的海上生涯。

海 上

叔同到上海后，赁居法租界卜邻里。

上海自 1842 年开为商埠以后，从“海浜弹丸小邑”迅速发展为中国南方的商业、文化中心，各类人才、各色文化、各种信息在这里汇聚、扩散，其活力和开放性，是北方的京、津等城市无法比拟的。叔同走出沉闷的北方，走出闭塞的封建大家族，来到这个全新的世界，仿佛终于吐出了郁积心底的一口浊气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舒畅，他卓异的才华和创作的激情，也如渐长渐高的春潮，勃然而发。他很快就加入了“城南文社”。

“城南文社”是一个切磋诗词文章的艺文团体。当时上海文坛的一些青年才俊，集合在一起，借许幻园的城南草堂，每月会课一次，切磋诗文。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宋儒理学，又长于诗赋的张孝廉评阅，并确定成绩。叔同初入文社，就获得诗赋小课的第一名。

“城南草堂”的主人许幻园，是文社的中坚，家中富有，为人慷慨，被誉为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



1899年与友人合影于上海“城南草堂”，此正是李叔同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时期。

天涯五友圖



李叔同 张小楼 袁希濂 蔡小香 许幻园

天涯五友 1899 年在上海合影，左起：李叔同、张小楼、袁希濂、蔡小香、许幻园。



1900 年在上海 (21 岁)